



沸騰的群山

第三部

李云德



沸騰的群山

第三部

李云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六年·北京

沸腾的群山 (第三部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7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9 $\frac{3}{8}$ 插页 2

1976年9月北京第1版

197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417

定价 1.10 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，是继前两部之后，描写三反五反时期东北工业战线的斗争生活的。

一九五二年秋季以后，随着抗美援朝和经济恢复取得的节节胜利，孤鹰岭矿也开始了大规模扩建。与此同时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趋激化。资产阶级利用糖衣炮弹，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。他们拉拢行贿，腐蚀干部工人，在我们队伍中寻找代理人，骗取国家财产，破坏经济建设。暗藏的美蒋特务，也和他们勾结在一起，进行破坏活动。全矿工人，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，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，在矿党委书记焦昆的正确领导下，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，坚决回击了资产阶级的进攻，取得了全面的胜利。

小说以饱满的革命热情，朴素的笔法，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威力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工业战线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，塑造了一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英雄形象。

封面设计：胡阳春

夏日的早晨，金色的太阳从山后升起，驱散了群山里的雾气。霎时，朝霞洒遍了那峻峭的孤鹰峰。蜿蜒连绵的山岭都在雾气中显现出来了。那绿色的树林和从山谷奔腾而下的溪流，显得分外清新。山鸽和山燕都从岩壁上飞出来，山谷里活跃了。

岭后的山村也活跃了。三五成群的工人从家里出来，彼此打着招呼，精神抖擞地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。老矿工林大柱和女儿林秋妹也出了屋门，象往常一样，秋妹娘随后送了出来。

林秋妹穿着蓝色制服，戴着蓝制帽，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，背着一个装满书籍的黄色挎包。红润的圆脸膛，两眼闪着光，那神气朴实里透着精明强干。林大柱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工具袋，手里拎着一个柳条帽，老当益壮，神采奕奕，边走边跟女儿交谈。

望着丈夫和女儿，秋妹娘心里美滋滋的，脸上布满了笑容。老林是矿里的劳动模范，女儿在去年冬天立了功，爷俩都是矿区里的出名人物，自己也是街道干部。她认为全家这些进步都是跟焦昆分不开的。最近，焦昆又和秋妹

定了婚，虽然还没有结婚，她早已把焦昆看成是家里的人了。

“你们到班上打听一下，焦昆回来了没有？”秋妹娘追前几步说。

爷俩同时站下来。林大柱转回身说：“焦昆去省里学习这些日子，你叨咕几次啦，到底有啥事？”

“他的换洗衣服在咱家，他回来我好送去。”秋妹娘也站下说，“如今他管全矿的事，管那么多的人，又是修复啦，又是生产啦，最近又要开露天矿，那么一大摊子事，真够他忙的。我真怕累着他。”

“你这个人就是爱婆婆妈妈的，人家干得很好，你倒替人家心焦。就凭你这样的心胸，也干不了大事。”林大柱嘿嘿笑着说。

林秋妹也嘻嘻笑了，告诉娘说：“昨天他从省里打电话来，说学习快完了。为了找领导谈建设露天矿的事，回来要到公司一趟，看样子快了。”

“他回来就告诉我，有好多日子没有见着他了。”秋妹娘送到院当央说。

“好啦！好啦！”林大柱向老伴扬扬手，转身往外走。林秋妹冲娘笑笑，跟着爸爸一起走了。两人走出小院，奔向山岭，边走边谈起矿里的事。

近来矿山有许多变化。唐黎岷调到辽南钢铁公司当党委副书记。公司党委任命焦昆为正矿长，代理党委书记，邵仁展和苏福顺为副矿长，严浩为总工程师，张学政为基建办

公室主任。矿山的几个主要矿井都修复起来了。为了进一步扩大产量，经公司同意，矿党委决定建设一个大型露天矿。林大柱从采矿车间抽出来，跟苏福顺等人专门研究山头的爆破问题。因为露天矿的矿石品位较低，所以还要建设一个选矿厂。新成立了一个建设工程队，队长是古尚清，林秋妹是党支部书记。山头爆破和选矿厂是建设露天矿的两大关键工程，爷俩都担任重要角色，到一起就互相打听情况。

林秋妹非常关心山头爆破的事，边走边问：“山头爆破方案搞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严总工程师有个方案，今天要到现场去商量。”林大柱说，“那是他自己搞的，我还不摸底细。我们爆破研究小组也有个打算，不过现在还没有想周全。”

林秋妹知道焦昆十分重视山头爆破问题，除了责成负责露天矿总体设计的严浩考虑这个问题，还让林大柱找几个爆破能手，组织了一个爆破研究小组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。她听说严浩已经提出来一个方案，高兴地说：“那好啊！他有个方案，你们也有个打算，两下一结合就行啦。”

“嗯，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哪！”林大柱意味深长地看了女儿一眼。

林秋妹明白爸爸的意思，要建设一个露天矿确实不简单。焦昆提出要建设露天矿时，邵矿长积极支持，严浩也很热心，苏福顺、张学政、薛辉和广大矿工都拥护，公司也很快批下来。可是工程刚展开，就出现了不少问题。使她最伤脑筋的一个难题是，招待所大楼工程和选矿厂工地争材料，

供应科卡他们，给选矿厂工地施工带来很大困难。

林大柱是党委委员，比女儿了解的情况更多，知道在怎么样建设露天矿上，党委内部还存在分歧。他不便对女儿说，想了想问：“老古怎么样？”

“他张罗得挺欢。”林秋妹说，“工程刚刚开始，队里的人手不足，材料也缺乏，他很着急。”

“老古为人正直，也很能干，就是那炮筒子脾气难对付。”林大柱怕女儿跟古尚清搞不好关系，关心地问，“你们没有闹矛盾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林秋妹轻轻摆一下头，沉静地说，“爸爸，我真感到担子重。”

林大柱对女儿的成长是十分关心的，看到秋妹的进步，他很高兴，听女儿说这话，便十分认真地说：“这是党对你的信任，不能喊困难，在这方面你要好好向焦昆学习。几年来他一直担负繁重的修建任务，曾经遇到过多少难题，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困难。现在唐书记一走，矿山的重担都落在他的身上，他也没有皱过眉头。年轻人应该有他那样胸怀，应该学他那种革命闯劲。”

“我说担子重，并不是叫困难。”林秋妹一边好强地在父亲面前辩白，一边迈着轻盈的步伐走着。在她看来，选矿厂是矿山的最大地面建筑，又是重要生产工程，担负这样任务，她感到十分光荣，决心也很大。但在兴奋之中又感到有些担心，希望得到帮助。她觉得父亲不理解自己的心情，但又觉得现在不是深谈的时候，便没再说什么。

爷俩登上山岭，汽笛响了。洪亮的笛声响彻整个矿区，矿工们从四面八方朝山上走来。林秋妹跟爸爸分手，加快了脚步朝选矿厂工地走去。林大柱怀着喜悦的心情望望女儿，扭身向燕窝砬子奔去。

燕窝砬子是这一带的第二高峰，在孤鹰峰后边。山上没有树木，到处是悬崖峭壁，巨石嶙峋的山峰上有许多山燕窝，一群群山燕成天在山头飞翔。经过勘探查明，全山是铁矿，地下深处都是优质矿石，矿体规整，便于开采，只要剥开地表土层，拉起了采矿段，就可以用机械化大量采矿。

林大柱来到山下，看见邵仁展和严浩站在山坡，便加快了脚步。

邵仁展背着草帽，手里拿着一把长柄锄头，站在一块大岩石上望着高山。严浩夹着装着设计图纸资料的皮包，站在邵仁展身边，也望着高山。两人都非常喜欢这座大铁山，兴奋地交谈着。

邵仁展说：“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，在战场上取得了伟大胜利，迫使美帝国主义坐下来谈判。在这种形势下，要抓紧建设，赶快发展钢铁生产，增强经济实力。公司对我们矿非常重视，优先给我们投资。条件越来越好，要展开大规模建设了。”

“瞻望将来，前景光明。”严浩慢条斯理地说，“矿山的建设会加快步伐，这是无疑的。但路要一步一步地走，不能一步登天。”

“虽然不能一步登天，也得跑步前进。”邵仁展热情洋溢

地说，“孤鹰岭铁矿的埋藏量非常丰富，够开采上百年，我们要把它建设成一个理想的矿山。生产要机械化、现代化；要修个象样的办公楼、电影院、剧院和漂亮的住宅，还要修一座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医院。目前正在施工的招待所，将是孤鹰岭镇上的第一座大楼。”

“你有诗人的胸怀，热情澎湃，善于描绘美丽图景。”严浩笑着说。

“我不是做诗，而是谈建设规划，也正在按这些设想行动。”

“你的设想我赞成。”严浩很有兴致地说，“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，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，赢得了全世界人们的尊敬。建设上也要有些气魄，要着眼于未来，过若干年以后，我们有一天登上孤鹰峰，眼前是一座现代化的矿山，山沟里耸立起一座座宏伟的大楼，柏油马路直通山外，汽车来往奔驰，我们就会为自己创造的业绩感到自豪。”

邵仁展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还说我有诗人的胸怀，你更善于幻想。”

严浩也开心地笑了。

说话间，林大柱已经来到两人面前，站下问：“老苏还没有来呀？”

邵仁展往山下一指说：“你看，那不是他吗？”

林大柱转身一看，苏福顺果然来到了山下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青年突击队长陈玉亮。

苏福顺刚从矿井里来，头戴柳条帽，衣服上溅满了泥点

子，手里拎着矿灯。那盏矿灯还是已经使用了二十来年的旧货，当矿工的时候拎着它，当车间主任的时候也拎着它，现在当了副矿长还拎着它。他走到三人面前，掏出怀表看了看说：“噢，你们都提前来啦！”

“你是正点到达，准确掌握时间。”邵仁展笑嘻嘻地说，“露天矿的总体设计，公司已经批准了，要赶快把施工计划定下来，好组织施工。”

“是呀！我们正等着呢。”陈玉亮接上说。

邵仁展让大家围着大石头坐下，请严浩谈他的方案。

严浩从皮包里拿出图纸资料，对大家讲起来。建设露天矿，除了山头的爆破和选矿厂两项关键工程以外，还要建设三条线。要架设电线，修运输线和送水线，还有个破碎系统，工程都不小。目前，电线正在架设，运输线和选矿厂已经施工，其他工程的施工设计都搞好了，只有山头的爆破工程方案没有定下来。他介绍完指指燕窝砬子说：“你们看，燕窝砬子又高又陡，要把那个山头削平才能拉开采矿段。放炮一层一层地剥离，就这样削平它。”他又展开一张图纸让大家看。

苏福顺看看图纸，又望望燕窝砬子，明白了严浩的方案。简单地说就是放小炮，一层一层地往下扒皮，照这样干，削平那么大的山头需要很长时间。

林大柱看着图纸思索了一阵问：“你看什么时间能投产？用多长时间可以全面建成？”

“建设时间要看条件而定。”严浩直起腰说，“新建一个大型露天矿，根据我们的条件，需要六至八年。我们是扩建，

许多辅助工程都有了，努点力有四年时间就可以了。两年内就可以局部投产。”

苏福顺提醒他说：“公司要求我们在明年内务必投产，咱们不能往后拖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。”严浩说，“公司要是及时给我们各种设备，再给增加施工力量，明年可以投产。设备迟迟运不到，施工力量也不增加，想要明年投产，那办不到。”

“办到办不到，要看我们怎样干，不能光靠公司，要发挥主观能动性。”苏福顺说，“我们要充分发动全矿区的群众，组织力量三条线同时施工。削平那个山头，不能放小炮一层一层地扒皮，要搞大爆破，加快速度炸平它。”

听苏福顺说要搞大爆破，严浩感到意外，转脸瞅瞅邵仁展。邵仁展没有吱声，望着燕窝砬子沉思。他很想争取明年投产，可是条件有了变化，原先公司答应要从国外进口选矿机，现在起码要等一年以后。山头拉采矿段，放小炮扒山皮，要费很长时间，大爆破矿里又没有人搞过。那是个冒险的事，不能轻易进行。因此，他感到为难。

见邵仁展和严浩都不吱声，林大柱站起来说：“放小炮，迈方步，那怎么能行！现在是前线需要钢铁，工业建设需要钢铁，钢铁工人都跑在我们前头，咱们也要快马加鞭地往前赶。削平山头要搞大爆破，将来露天开采还要搞大爆破，不这样干就满足不了炼钢炼铁的需要。”

“是呀，建设大矿山就要有大气魄。”陈玉亮接上说，“建设露天矿要劈山开岭，就要搞大爆破。为了将来在燕窝砬

子上搞大爆破，我们爆破研究小组要在线路上先试验一下，你们看，运输线上有个小山包拦路，必须劈开它，我们准备用十吨炸药，三炮轰开它。”

邵仁展和严浩顺陈玉亮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在孤鹰峰下有一条运输线，从选矿厂工地修到燕窝砬子，将来好把从燕窝砬子采下的矿石运到选矿厂。线路上有几百人在施工，有个山岗正好堵住线路。邵仁展转回身问：“你们把方案搞好了吗？”

“有个谱了，还要再细琢磨一下。”林大柱说，“这是个试验，下回再增加药量。”

“同志，冷静一下吧！”严浩忍不住地说，“孙子兵法上说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矿里缺乏专门爆破技术人员，谁也没有搞过超过十吨炸药的爆破。爆破是危险的事，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不能贸然行动。”

林大柱往后推推帽子，不满地瞅着严浩。他在矿山有二十多年，对一切都很清楚。矿里确实没有人搞过大爆破，日伪时期搞过两次十几吨炸药的爆破，日本掠夺者对中国人实行技术封锁，不让中国人沾边。他偷着学点爆破技术，还被把头毒打一顿。他回想起这些事，激动地说：“严工程师，过去没有人干过，现在咱们要干。咱矿工已经不是过去的苦力，现在已经当家做主了。”

听了林大柱的话，严浩感到不快，皱起眉头瞅瞅苏福顺和邵仁展，慢腾腾地说：“你扯得离题了，我还不知道矿工翻了身，何必说这个！”

“林师傅说你不相信工人。”陈玉亮直爽地说，“你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可是你既不知道工人有多大能力，自己又缺乏革命精神，抱着已经过了时的书本死啃，总是不敢创新。”

严浩感到陈玉亮的话噎脖子，顿时面红耳赤，气得说不出话。

见这情况，邵仁展赶紧给严浩下台阶，就说：“严工程师的方案是有科学根据的，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爆破不同于别的，一旦发生问题，就会有伤亡的危险。一定要冷静、谨慎。”

“邵矿长，你同意不同意试验？”林大柱问。

邵仁展略思片刻说：“还需要研究研究。”

“这研究可有说道，要是下定了决心搞大爆破，就研究怎么样打响，要是反对，就研究找反对的理由，越研究就越不行。”陈玉亮说，然后又跟邵仁展叫真，“你说我们按哪个方案准备施工？”

“你们的设想可以继续研究，先按严工程师的方案准备施工。”邵仁展说。

听邵仁展同意严浩的方案，苏福顺、林大柱、陈玉亮都不赞成，刚想说服他，只见材料员郭林急匆匆地跑来。

“邵矿长！苏矿长！古尚清和冯文化吵起来啦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！”郭林离挺远就嚷。

“他们在哪儿吵？”邵仁展问。

“在供应科仓库门口。”郭林气喘吁吁地跑到邵仁展面

前说，“两人吵得很凶，谁也劝不开。实在没有招了，我只得跑来找你们。”

邵仁展猜到了几分，向苏福顺等人交待了几句，对郭林挥一下手，迈步下山。

二

在供应科门前停着两辆汽车，车上装满了木材、水泥等材料，车边围着许多人。古尚清敞开衣服，把鸭舌帽推向后脑勺，古铜色的脸膛上挂着汗珠，一脚蹬着汽车，双手叉着腰，瞪着一双亮眼睛，冒火地盯着冯文化。那架势象要蹬住汽车不让开走。冯文化站在车边，气得脸色焦黄，尖着嗓子吵嚷。司机坐在驾驶室里袖手旁观，围在一边的人纷纷议论。

两人就为这两车材料争吵。古尚清认为选矿厂是建设露天矿的一项重点工程，供应科应该优先给材料，好赶快施工。冯文化跟他的想法正好相反，要优先供应招待所大楼工程。因为去年考虑到战备的需要，到必要的时候公司机关要撤到这里，又靠他和邵矿长的钻营，汪副经理特殊批准了这项工程。他看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，怕情况有变，因此优先供应材料，加快修建，以造成生米做成熟饭的形势，使公司想停也停不了，这就造成两个工程互相争材料的局面。方才古尚清打发材料员来领料，让冯文化给顶了回去，他生气地亲自来交涉，正赶上冯文化往大楼工地送材料，他拦住冯文化要材料，话不投机，两人就争吵了起来。

双方正吵得不可开交，郭林领邵仁展赶到了。冯文化见邵仁展来了，心里有了底，就不大声吵嚷，气冲冲地往旁边一闪，让邵仁展跟古尚清打交道。

邵仁展一路上听郭林讲了，心里有了数，打算说服老古，就走到他的面前。

古尚清正在火头上，怒气冲冲地瞥了冯文化一眼，拉拉头上的鸭舌帽，对邵仁展粗声粗气地说：“邵矿长，建设露天矿是咱矿的头号大事，选矿厂是重点工程。材料成汽车往大楼工地上拉，选矿厂连一点都不给，谁让他们这样供应！”

“邵矿长，你很清楚。”冯文化也不示弱，奔过来说，“这些材料是公司专为修招待所大楼拨给的，不能往选矿厂工地挪用。我让老古等一等，他就拦住汽车不放，跟我大吵大嚷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
“你这个供应科长管干啥的？选矿厂停工待料你不闻不问。我们来找你交涉，你竟打官腔。”古尚清两眼冒火地盯着冯文化。

“招待所工地已经打好基础，急需这些材料。”冯文化口气很硬地说，“以我看还要多投入力量，要在上冻以前把大楼外壳盖好，不然在冬季施工影响质量。”

“选矿厂的主厂房也要抢季节。”古尚清顶了冯文化一句，又转对邵仁展说，“我们那里只有七八十个人，材料又不发给，拉个架子不施工，让人干着急。”

“邵矿长，大楼工地的人手也不够，工程进度缓慢，真让人上火。”冯文化说。